

良心包子店

□南京 欧阳科渝

中山门外,卫桥新村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职工的一片宿舍区,有千余户居民。这里没有食堂,居民的生活多有不便。幸好,一个小小的包子店扎根于此22年,完全融入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百姓的包子店。

他们的故事并非传奇。早在2000年,一对来自安徽全椒的肖姓农民夫妻,在小区租下一间简朴的小门面房,开始了他们的创业生涯。小店藏在小区里,过路人不多,它既没有响亮的店名,也没有耀眼的产品展示广告,只有营业执照和各式包子价格明细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不起眼的包子店竟渐渐地做出了名气,吸引了小区里里外外、远远近近的顾客,这里的包子也成了小区居民馈赠亲友的家常美食。

他们没有独家秘方,靠什么做出了名气?带着这个疑问,我曾和他们二人大聊过。按照肖老板的话,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为顾客着想,做良心包子、诚信包子。

肖老板告诉我,首先要把好质量关,食材一点不能马虎。他指着店里的糯米、面粉、鲜肉还有赤豆沙等主料说,这些都是他们多年精挑细选的固定供货商供应的,新鲜蔬菜则是每天到众彩大市场挑选,货比三家,不求价格低,只求品质好。处理加工食材,无论是拣、洗、剁、切、刨都不能偷半分懒。最后和馅料,制作八种包子也都一丝不苟。

每只包子馅料都要分量足,不忽悠顾客。

我曾饶有兴趣地两次清晨五点多到他们店探访,看他们已和好的一大盆一大盆馅料,再看肖老板如何揉面,两人如何熟练地做包子、蒸包子。那一只只包子整整齐齐、精神饱满地排列在洁净的大屉子里。包子蒸熟了,扒开那不同馅料的包子皮,立即就有一股热热的香气扑鼻而来。再仔细端详,那菜包子碧绿的青菜都沁出了包子皮,配上小木耳碎、豆干丁,清清爽爽,不烂成团。肉包子中间卧着一团带汁水的、紧实的红红肉馅。豆沙包,暗赤色的豆沙泥细细软软,泛着油亮油亮的光泽,看不到一丝豆皮。烧卖里,颗粒饱满、软硬适中的糯米夹着肉丁。萝卜丝包、雪菜包、粉丝包里的主料都粗细均匀,绝不塞牙,掺上肉馅也很可口。辣豆腐包别有滋味,白白的豆腐上染上了红油和辣椒粉,色泽鲜明,让好一口辣味的人食欲大开。

这些精心制作的馅料实在的包子价格都十分亲民。除肉包子2元一只,其他几种均为1.5元一只,而那一只只手工揉出的馒头,只有0.6元一只,几乎不赚钱。这低廉的价格多年未变,哪怕疫情肆虐,任外面食物涨价成风,他们都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良心,保质保量稳价。

他们长年累月,凌晨三点半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只有午后可小憩一会。我感慨地说你们太辛苦

了,可他们夫妻俩淡淡地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再说自己也没什么大事,只想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好包子,顾客满意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这夫妻俩身子都不壮实,好事却做了一大箩,特别是老板娘小陈,整天笑嘻嘻地,人见人爱的好人。她告诉我,自小母亲就教育她,做人做事一辈子要手稳脚稳,要有同情心,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讨他人的巧。他们给小区体弱的老人送包子上门,心疼夜归的大学生,无偿送包子。还给慕名而来的其他小区老人留下手机号,老人一且有需求,他们不收跑腿费送包子上门。他们常常主动帮老人送大件快递。小陈悉心照顾生病的小区清洁工、收旧物卖的独居老人。一旦天气有变,她立即帮小院子里外出打工的邻居收衣服被褥,这些好事多得数不清,道不完。

去年春,学校要搞环境出新,改造他们那片小平房,想不再与他们签约。老教师们闻讯,坐卧不安,奔走相告,纷纷“上书”校领导历数他们的好,夸他们是老百姓的良心包子店、暖心包子店、诚信包子店,为大家坚守了这一片人间烟火。校领导体察民情,不但一口气签了三年之约,还为他们调整了一间更大的门面房。新店开张了,大家和他们一同欢庆,一同祝贺。衷心祝这良心、暖心、诚信包子店的明天更美好。

我在他的后半生

□如东 小羊

我是我表哥抱来的。

我爸大我很多很多,远远超过《收养法》规定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差。据说我的生父母为了生男孩不要我,可我不信,因为,我20岁生日那天,他们来看我,眼睛里充满亲生的情愫,十分怜爱,我感到那是真的。

曾经,同学骂我是人家扔掉的,我爸告诉我是亲生的,人家孩子是爸爸和妈妈生的,我是我爹一个人生的。

我的花裙子,镶着蝴蝶结的方口皮鞋,和扎到头顶的马尾辫都是我包办,还经常得到旁人的夸赞。他极尽所能地给我好的生活;他用最大的认知教我规矩、礼仪。

我表哥在外地上大学放暑假时把我抱回来,他没有征得家族任

何人的同意就擅自把我给了我爸,当时对我爸说:“你现在养她的小,她以后养你的老。”我至今都认为这是个壮举。

我表哥把我放下,吩咐他妈妈也就是我姑妈,跟我爸一起照顾我,他去各个部门帮我爸办理领养手续。那天,很多邻居来看热闹,有人建议别要我,不值得吃抚养这个漫长的苦。他们担心我爸等不到“拎草鞋”。在我们村里,这话不是指身份卑微帮人做事,而是指我来得太迟,恐怕等不到成年,我爸就没了的意思。

关于我的身世,始终是村里的头条,常常用于孝心、人性之爱、家族情感的讨论。当我小学毕业时,表哥就成为了知名企业家,到我中学毕业时,他陷入了事业瓶颈,在自

己努力的同时,村长的老婆、我们县城的宣传干事在原则范围内帮助他渡过了难关,理由是我表哥有远见、有情怀,不仅渡了我一条命,还兴旺了我爸这一房,她认为这样的人值得也应该得到帮助。

我爸二十几岁时也订过亲。这是我姑妈告诉我的,因为我爸长得不错,还有手艺,没有老婆相当违背世俗习惯。我问了几次,姑妈才肯说,我爸的订婚对象还是个美女,头脑简单,打她主意的人多,教她主意的人也多。由于她怀的孩子来路不明,我爸不愿当接盘侠,所以解除了婚约,从那落下的伤,至老未愈。

我爸已经很老很老了,乡邻们也老的老,死的死,我,相夫教子,永远在我爸的后半生。

西瓜里的流年

□湖北武汉 余平

大学时有位美女同学到我们男生宿舍来玩,有人故意把一个西瓜切成大月牙状,恭恭敬敬端上去,然后一圈人围观,静静地等待女同学下口。不吃这西瓜似乎辜负了大家的心意,如果吃西瓜,啃到最后瓜皮洗脸时估计所有的矜持和骄傲都跟着西瓜吃下肚里去了。正在美女危难之际,我接过她手上的瓜,然后掏出一把折叠小刀,左手端瓜,右手对着瓜瓣竖切几刀,再横拦一刀,最上层的瓜瓣就成了几小块,我用刀尖叉起一小块瓜瓣喂进美女嘴里,算是替她解了围。那时的美女还是我的女友,如今已是我的妻。

其实我骨子里还是认为吃西瓜是件容易让人丧失优雅的事,拿

出一个西瓜,三下五除二把西瓜切成几块,然后飞快地抓起一块啃将起来,这是何等痛快!妻子还是保持她的淑女作风,把瓜切成小薄片,用牙签叉着吃,有时她还会不厌其烦地把瓜瓣挖成一颗颗小球,堆成一盘再一颗颗地享受。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是鲁迅为我们展示的少年闰土月夜刺猹的场面,每当读到这段文字我便有说不出的亲切感。

父亲每年夏天都要种很多西瓜,我一点点地看着西瓜秧从长出小苗,到慢慢铺展开绿叶,然后开花结果。西瓜一天天长大,到了成熟的季节,父亲会在瓜园里搭起一个瓜棚,我就是那个日夜看瓜的少年。夏日母亲总会从地里摘个西瓜,把它们放进竹篮里,再拿到我家后院的老井中浸泡。那口老井直径约一米,井壁由青砖砌成,井水冰凉,口感清冽甘甜。我看瓜累了就回家,母亲会取出用井水冰镇过的西瓜给我吃,那冰甜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吃剩的瓜皮母亲舍不得扔,她常给我做凉拌西瓜皮。

夏天来临,那一瓢水红水红的西瓜又勾起了我对清凉和甘甜的思念,所有的美食,只有与它曾经长相厮守、不离不弃,才能真正品出其中的真味。

我的那些花儿

□陕西西安 李蔚

读小学时班上流行互换课外读物,我恰好拿到一本儿童小说《秘密花园》,里面描绘了一座鸟儿欢歌、草木皆传奇的美丽花园。一边读,我的小脑瓜就飘到了外婆家楼下的小花园。在这里,我与自然的精灵拉了勾,成为了好朋友。

一座家属楼,端端正立在中间,把外婆家楼下分成了前院和后院两个不同的小世界。前院一片规整,中央有个水泥砌成的四四方方的花坛,是院里住户平日谈天说地的好地方。穿过院尽头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小窄道,后院豁然开朗,这里更自由一些,由楼中住户们自己布置。东北角有一片不知谁种的油菜花,每到春夏之交,浓香袭人,吸引着勤劳的小蜜蜂,围着金灿灿的花朵忙来忙去。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外婆家楼下花坛里的花儿,竟然和《小王子》书中插图上的玫瑰一样,忙不迭蹬蹬跑去报告给外婆。然而我却被告知那是月季,不是玫瑰,它没有那么多的刺,也更好养一点儿。我有些怅然,默默地转身,去楼下看我的那些花儿。

我的那些花儿,虽然没有如玫瑰一样的浓郁色彩,也没有甜甜的香味,更没有浪漫动人的含义。但是,当我笨拙地扭着屁股学骑自行车,使出了好大力气,一圈又一圈绕着花坛往前蹬的时候,当别的小朋友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高兴地哼着歌回家,而我掀起路边的狗尾巴草,一路编着小兔子回到外婆家院子的时候,当我因为某些说不清的东西失落了,只能坐在花坛的水泥台边,望着地上的蚂蚁思考人生的时候,是月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见证了我一步步的改变与成长。

小王子说:“也许世界上也有五千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而月季,也不过是世间千千万万花中平凡的一种,但在我的星球上,它曾

是唯一。

一年暮春时节,昨夜雨疏风骤,赶走了明媚春光,我和表妹站在外婆家的阳台一看,后院的油菜花歪歪倒倒,金黄的花瓣散落一地,怎么办?不如帮帮这些可怜的小花吧!说干就干,我们立刻找出剪刀和绳子来到后院。还好,有一部分油菜花没有完全被折断,表妹帮我把花枝扶起来,我就用绳子在折断处的上部扎好,又继续把绳子连到另一株油菜花上,希望它们能昂首挺胸,恢复往日的神气。这时,外婆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见了楼下花田里忙碌的两小只,用手挡住嘴,露出笑弯的眼睛,往前欠了欠身子,告诉我们用剪刀的时候务必小心,一会儿记得来厨房舀红豆莲子汤喝。

毋庸置疑的是,油菜花当然不会因为我们俩这“傻气”的努力,就能重获新生,但就在帮助它们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对天地万物真诚的爱,这大概与林黛玉葬花有某种相通的地方,有怜惜,有悲伤,更有对天地循环再生的美好企盼。小小的人儿,在外婆家楼下的花园中,似乎触摸到了关于美、关于生命那晶莹闪亮的因子。

前几年,镇上重新规划,外婆家也被划入了拆迁范围。拆之前我恰好回去了一趟,人去楼空,我睁大眼睛,透过那扇锈迹斑斑的蓝色大门缝隙,看到水泥花坛缺了个大角,地上还残留着不少碎渣,花儿斜了一地,好似褪了色一般。整个画面,像极了一幅灰褐色的老照片。

我的花儿落了,而我,也早已不再是小孩子了。

但同时,我的心中也升起了一股希望,外婆家的原址,已经规划建立一座街心公园。相信不假时日,我的花儿会在公园的花坛里重新披上颜色,为人们带来新的欢乐。

只此青绿

□南京 丁晓苏

画卷静待千年,展卷人若不识,端看只此青绿。

春晚上惊鸿一瞥的《只此青绿》,最近巡演到了南京。消息一出,三个好朋友,各凭本事,分别抢到了三场不同的票。端午节最后一天,终于轮到我去看了,现场坐得满满当当。谢幕四次,好多年未见这样的场面,观众的叫好声要掀翻屋顶。

创作者们的这部用心之作,让华夏儿女们血液中流淌着的,被遗忘的什么,苏醒了。

画卷中,天地山川的沛然之气,刚柔并济之势,在青绿女神们的仪态万千之中彰显。

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制墨人,匠心取之自然,巧手制之,珍重交于,希孟。

天真洒脱的希孟,在不到二十岁时,因缘际会,成就此传世千年的《千里江山图》。

演到入画这一出,我刚擦好上一出流下的眼泪,发现旁边的男观众开始抹泪,这正演到希孟辗转画而不得的苦闷,许是勾动了他的人生经历。

其实,整出剧,如同镜子,我们从中看见了自己。早在有《千里江山图》,不,也许更早更早,就已经开始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观看此剧的伏笔。

生命的浩瀚无垠,远比我们看见的要广大。在看青绿时,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那感觉如同一滴水,寻寻觅觅,终于发现,原来自己早已经在海洋之中,还有比这更让人感动的事了吗?

青石街

788号

NEW SUPPLEMENT

投稿信箱:xinfukan2@126.com